

人的类本质的实践探解及其当代价值

李华平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完整涵义是其意识性、创造性、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它以自由自觉性为基础、以能动的创造性为核心、以社会性为条件,体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本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实践本质观既为我们澄清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种种困惑提供了认识论武器,又给当代人类实践的负效应以深切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类本质;意识性;创造性;社会性;实践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207(2004)04-0038-03

人的本质一直是困惑古今中外思想家的斯芬克斯之谜。马克思在扬弃以往人类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实践的理论高度,创造性地以实践活动为基点,全面审视和考察了人,实现了人对自身的科学认识和把握。人的实践本质观,开拓了一种新的人学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为我们正确掌握人与世界的整体性关系,科学确立人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和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类本质的三重内涵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概念在其逻辑定义上,是指既作为自然界生物圈中的一员,又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的人类中,每个个体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或者说“种的全部特性”^{[1](p.96)}。所谓“共同特性”中的“共同”,是指该特性为整个人类普遍具有;所谓“特性”,是指同其他动物类相区别为人类所独有的、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意识性、创造性、社会性构成了人的类本质的三重内涵。

其一,作为人的实践本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首先表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2](p.50)}。人的意识性是区别于一般动物而为人的特征之一。“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有意识

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p.47)}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人才有可能现实地成为实际活动着的、实践创造着的主体,才能进行自由自觉的、现实的、对象性的创造活动,才能不断地追求和塑造着理想的世界。人的生命活动的意识性,表明只有人才能不仅在自己的意识中而且在活动中将自身同自然界分开。也正是在与自然的非直接同一中寻求着对受动对象的能动,人的生命活动获得了自由自觉的性质。

其二,人的实践本性的核心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性。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活力和机制的创造性和超越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高表现,它使人从生物本能中跃迁出来,超越动物机械的、重复的活动方式及其需要的狭小范围,获得了最佳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条件,从而确立了独特的存在方式。

动物仅限于肉体存在的需要,这是遗传的自然。其满足方式,是简单的重复的消极适应。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超越自然,形成自身的创造能力。而人的创造本性决定了人必然要打破动物式机体需要的限制,产生区别于动物的社会化、符号化的需要,进而又激化人的创造本性,推动其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人不断超越自然和自身,趋于更高

更合理的境界。人的创造性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须遵循两个尺度:一是遵循外在的物的尺度,使实践与客观事物的存在、结构、运动规律一致,从而合理改造外部世界;二是遵循内在的人的尺度,使实践符合人的需要和价值取向,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事物。通过两个尺度的结合,形成一个由客观规律和主体目的性共同支配的为我的人化世界。在这种实现自身生存目的的过程中,人不断展示着自由创造的本质。

其三,人的社会性是人自由自觉的意识性与创造性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获得现实性的必要条件。首先,“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3] p.164}。其次,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只有在社会中,通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人才能与自然发生关系。再次,人只有在整个类的即社会的存在中,才会感到自己活动的意义所在,从这个层面上说,人是个体和类两方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动物。

总之,以社会性为表现和存在条件,以意识性的自由自觉为基础,以能动的创造性为核心的“类本质”,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的三重品性。

二、类本质的理论观照

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的科学理解,以其实践思维品性,与费尔巴哈抽象的类本质根本区别开来,其结果是,马克思找到了通往唯物史观的突破口。对人的类本质的全面把握有利于澄清关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问题的种种困惑。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还是物质生产的分歧。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并不是对他以什么为出发点的批判,而是对他没有对人进行全面考察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否定以人为出发点的论断。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周围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没有看到真正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性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4] p.50}。孤立、抽象地理解人,使费尔巴哈的人变成了纯粹的理性或简单的生物。

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最根本的特征在于生产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具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日益和人的肉体密不可分。而按通常的理解,由于工具和肉体之间不存在生理上的联系,所以,人们只将肉体部分看做“人”。但是肉体(人)与工具之间不存在生理上的联系,并不能排除它们之间存在着其他意义上的联系。劳动活动和认识活动就是它们之间存在的非生物的却更高级的联系。在生产劳动中,肉体认识器官与各种认识工具(语言、书籍、仪器等)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并形成了统一的强大的认识世界的力量。在统一的劳动实体中,人(肉体)与工具形成复杂的辩证关系。离开了工具的肉体,由于劳动的缺失,就不能形成对自然的改造关系,而成了非人的独立的主体——普通的动物。离开了肉体的工具,只具有自然属性而无人化属性,成了普通的自然物。只有将人与劳动合而为一,才能构成实践活动,才能通过使用、制造、更新工具,形成不断突破共性规范的因而具体不同的主体,从而每个人都社会、历史地存在着,单个人身上也具有了整个人类所具有的无限丰富的规定性。

所以,在现实中,所谓的“个人”、“抽象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既然一切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中,不仅有着自己的肉体组织,而且有意地能动地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物质生产,那么,我们有理由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应该而且本来就是人的物质活动(从事现实活动的人),而不是什么惟一的人或离开人的物质生产活动。

第二,关于人的本质是“类本质”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争执。

如前所述,劳动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及其总和的前提。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关系在于:社会关系“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5] p.80}。马克思的这一理解既克服了社会的自然主义倾向,又克服了视个人为社会关系的消极产物,将个人消融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局限性。人受社会关系的制约,但在一定条件下,人通过劳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以适应新的劳动需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人,是能动和受动的统一,其通过调控人与人间的实践性关系,改变和创新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观世界,使人类世界向更合理更自由的社会理想状态行进,不断逼近人的解放

与全面发展。于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扬弃异化、消除私有制的历史任务构成了内在的逻辑关联。所以,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总和”中呈现的“类本质”,是“类本质”现实化了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类本质”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实践观点,提供的不仅是认识世界的钥匙,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首先,人的本质方面突显出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斥,引发人们对实践合理性的反思。近代以来,“知识就是力量”奠定了科学至上的根基以及科技统治的合理性。对科学的迷信致使科技膨胀发展并走向“理性的暴政”。在当代,伴随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即将步入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人类,将日益陷入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的存在模式,被抛入“数字化生存”的空间。人的这种片面发展必将导致人的本质的不完整性。同时,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所带来的负效应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匮乏,军备威慑升级,人口速度加快,等等。一系列的全球性危机,必将扭曲人的生活实践本质。马克思关于实践的合理尺度的思想,即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物的客观尺度与人的主体尺度,引发我们对自己本质存在的不断反思,促使人的实践活动走向合乎物性、人性的合理化、科学化、科学化的生活方式。体现实践本质力量的科学与人文视界的整合互融将会使人的本质更为完整而深刻。人在通往自由解放的历程中,充分展现和发挥自己的

本质力量,在占有完整本质的同时得到深刻全面的发展。

其次,在变革人与人的关系实践中,注入人文关怀。当前,我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不仅是扫除旧体制障碍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过程。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应注重以合理开发和配置人力资源的方式发展生产力,避免那种以过度开发和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来发展生产的片面性;要自觉把社会发展的成果运用于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上,使生产力发展为个人能力的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总之,我们不应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应从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出发,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及其发展需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每个人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实践地把握人的本质,从而合理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尽可能走向和谐,这就是我们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The Practical Exploring of Mankind Ess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I Hua-pi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implication of human essence in Marxism is an organic unity of human's consciousness, creativeness and sociality. It based on freedom and self-consciousness. Its core is initiate creativeness. Its condition is sociality. It embodies human's practical nature of recognizing and reforming the world. Marxist opinion on human essence based on practice cleared various puzzles on the issue of human nature and also provided a deep humanity concern over the negative effectiveness of contemporary human practices.

Key words: mankind essence; consciousness; initiative; society; practice

(责任编辑 虞晓骏)